

秋梦痕作品全集

天龍劍



中國文联出版社



秋梦痕作品全集（之九）

天龍劍



秋梦痕 著

天 龙 剑

秋梦痕 著

(上)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龙剑/秋梦痕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ISBN 7-5059-3015-X

I. 天… II. 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②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9825 号

书 名	天龙剑(上、下册)
作 者	秋梦痕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53 千字
印 张	26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3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15-X/I · 2277
定 价	34.3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容简介

荡人心魄的一代尤物——毒蜂玉女韩小香，为了识得三分剑法竟投入季宅“卧薪偿胆”十三年，后称江湖“黑衣圣母”。其勾结“玉面飞狐”赵世英毒杀恩师季镇南、季孝慈父子。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危难中孝慈大难不死，被宗师“天龙怪僧”相救。

孝慈拜于名师，服以万年灵芷，脱胎换骨，遂改名灵芷。经“天龙怪僧”点传“天龙九式”、“秘魔神掌功”，断腕换臂，又赠“霓电剑”。灵芷如虎添翼，怀揣至宝，始踏武林，刹时间，江湖上血腥成雨，刀光剑影。

杀父仇人，癸水教主“黑衣圣母”，豢养“五魔”邪徒，日服“百婴蛇女丹”，手持“玄女剑”，戟杀武林忠义。

季灵芷战“烈火四凶”，斗“五魔”邪徒，震天撼地。

“黑衣圣母”设“沉鱼岛”武林大宴，欲吞噬武林，天数使然，阴谋将逞时，季灵芷通灵救驾，终将黑衣恶妖诛杀。

灵芷好俱风流，惹得侠女红颜个个萌生情愫，又共扫江湖恶魔，正可谓得功德圆满又结良缘美合。

目 录

第一章	孤子奇冤	(1)
第二章	初展雄风	(45)
第三章	荒岛斩蛟	(85)
第四章	剑谱之谜	(130)
第五章	芷叶疗病	(172)
第六章	佛峰雪人	(219)
第七章	江湖一条龙	(264)
第八章	美人芳踪	(307)
第九章	洞庭诛妖	(355)
第十章	师父出马	(411)

第十一章	五行大阵	(451)
第十二章	千里送药	(500)
第十三章	血 债	(545)
第十四章	千面道人	(591)
第十五章	天涯假僧	(636)
第十六章	奇人奇事	(685)
第十七章	四女决斗	(729)
第十八章	黑衣魔影	(777)

第一章

孤子奇冤

幽灵谷！这是一片荒凉隐森、人烟绝灭的武林禁地！
方圆数十里内，猛林处处，人迹罕至。

在死寂的气氛中，远远突然传来马车辚辚赶路之声。

霎时间，一辆宽大密闭的马车，自荒径上疾驰而出，直奔幽灵谷中，车后更跟着一骑龙钟老马！

忽地——

车里传出一阵翻腾滚转的怪响。似是有人在作垂死的挣扎！

车头赶马汉子闻声一勒长缰，立时将车“兹啦”一声刹停留地，疾速弯腰钻入车内。

就在他转身之间，隐约看出此人年约三十开外，粉面无须。十分风流潇洒，但其眉目之间，淫邪毕露！

车中接着传出儿童细声哭唤之声！显得极为虚弱，极为委屈，令人闻之惻然鼻酸。

他悲哀绝望地叫道：“爸爸……爸爸……呜呜！呜呜！咳咳咳咳！”

悲惨的尾音被一阵咳呛掩住。接着那孩子似是受了极

大惊骇，嘶声迸出一声哀号：“爸——”立即气闭声落，更无响动！

另外一个娇媚的磁性女声，轻叹一声说道：“好啦！总算是断了气……”

话音之中毫无悲伤成分，倒像了却一椿长久的心愿！

那驾车男子接着道：“哈哈！要依我玉面飞狐的主意，这王八蛋和小废物早就见了阎老五，何必今日！”

女子撒娇似的鼻音一“嗯”，说道：“这还不是为了你我下半辈子的安全着想！死鬼生前虽然听我的主张，与亲友断绝往来，但不见尸首不算准确！所以我只好用这条妙计……”

玉面飞狐酸溜溜地回道：“心肝！你这条妙计真是不错，为了这王八蛋几乎三脚猫的剑法，居然陪他睡了十多年。哼！你妙我可不妙！”

“啐！还不是为了你这小没良心的浑蛋……”

“好哪！好哪！”玉面飞狐赵世英答道：“你最大杰作莫过于把他前妻之子，整治得像个小人国的白痴！真不愧毒蜂玉女的绰号！”

“叭哒”一声脆响，毒蜂玉女韩小香一记老大耳括子，刷得玉面飞狐白脸冒红，泼口骂道：“你就是油嘴功夫厉害，竟敢挖苦老娘！谈到武功，你比死鬼差的远！”

玉面飞狐一手捂面，油腔滑调笑道：“我武功不行，可是另有一功呀！不然你怎会爱上我……唏唏唏！”

“真不要脸！啐！啐！”

车身一阵摇晃，立时传出淫亵调情怪声，哼哼唧唧！肉麻透顶！

这一双奸夫淫妇，居然能在季氏父子一死一昏的车中，干出打情骂俏的勾当。真是丧尽天良，毫无廉耻！

摸捏了一阵工夫，毒蜂玉女推开玉面飞狐说道：“现在不要噜苏！快把他们移尸谷内！”

玉面飞狐无奈，只得首先下车，接着走出妖艳绝伦的毒蜂玉女，她虽已狼虎之年，但望之犹如二十少妇，不但脸美如花，荡人心魄，而且双峰高挺，丰股蛇腰，真不愧为一代尤物。

两人下地之后，首先抬下一具尸体，枯瘦焦黑，腹大如瓢，显见精血枯槁死于奇病，接着拎出瘦鸡似的一个小孩，头大身小，四肢皮包细骨，亦是腹胀如桶，比之死尸，仅多一丝游气而已。

刚将这畸形小孩搁在地上，他忽然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一对狗男女不由眉头一皱！

小孩用枯萎如柴的手脚，一顿乱爬，勉强立直身形，睁开模糊的大眼，对毒蜂玉女喘息叫道：“妈！”

毒蜂玉女水汪汪媚眼一瞪，满面愤恨之色，喝道：“谁是你妈！”

孩子转过奇大脑袋，惶恐的对玉面飞狐叫道：“赵叔叔！”

玉面飞狐满脸幸灾乐祸的表情，桀桀冷笑道：“小废物不必多礼！桀桀！”

孩子看出情形不妙，心中一慌，两根细腿连连乱抖，捧着水桶般的大肚皮，狂咳连声，几乎翻身栽倒在地，哑声问道：“我爸爸——他怎么啦！咳咳咳咳！”

“死啦！”毒蜂玉女极为怨毒的喝道！

孩子顿时泪如江河倒泻，疯狂惨叫道：“不会！不会！我爸爸有本领，决不会死！”

他心急其父安危，竟自忘了后母的狠毒，跪地哀求道：“妈！你将我爸送回家去，好不好……我……咳咳……我从今以后一定听你的话……不再惹你生气……咳咳咳咳！”

毒蜂玉女闻言，顿时露出一丝假笑，故作温柔说道：“既然听话，赶快乖乖的吃药！”

孩子以哀惧的眼光望着她说道：“那药真难吃！吃久了全身疼痛……”

话尚未完立见后母笑容顿敛，急忙改口道：“我吃！我吃！只要你送爸回去，我什么都吃！”

毒蜂玉女忙伸双手向怀中掏出一只白玉小瓶，里面却是空空如也！原来最后一点，已给丈夫服下，气得粉脸一沉，暗生闷气！

玉面飞狐一旁冷笑插音道：“人死了你都不懂，真是废物！”

孩子哇的喷出一篷血雨，身躯猛地向地仆倒，正倒在玉面飞狐脚前，抱住他的小腿嘶声问道：“死了！那怎么办？”

“简单之至！甩到幽灵谷做鬼！”脚尖一挑，将孩子抛入空中，又落在毒蜂玉女面前。

孩子慌忙抱住她的玉腿哭道：“不要对我爸这样……”

毒蜂玉女见他鲜血淋漓，生恐弄脏衣裙，纤足一弹，喝道：“滚！”

又将他凌空抛落死尸身上！

孩子细看其父口闭气绝，眼如铜铃，一副死不瞑目的惨状，只哭得口鼻鲜血齐喷哀呼道：“爸！你不能死……你不能死！”

声若孤雁悲鸣，杜鹃啼血，纵是草木无知，亦为之动容变色！

毒蜂玉女一旁大为不耐，对玉面飞狐叱道：“还不快些下手！更待何时！”

说着一把抓住孩子衣领，如同鹰拿雏鸡，玉面飞狐急忙解下车后老马，将尸体两腿分开，跨坐鞍上。

孩子眼见其父上马，厉声叫道：“我要跟爸爸……”

玉面飞狐冷声说道：“小废物急什么！自然有你的坐位！”伸手提过小孩，举掌向他脑后便砍！

毒蜂玉女蛇腰轻闪，飘至身前，举掌搭住他的手腕，喝道：“住手！”

玉面飞狐不解其意，右掌停在空中，怔怔发呆！

毒蜂玉女急促说道：“如要硬干，何待今日！”

“推下幽灵谷去！还有谁能看出伤痕？”

“不行！绝对不能留下寸伤！”

玉面飞狐眼珠一转，桀桀隐笑道：“我也有条妙计！”

右手运掌如风，向孩子灵台穴上阴劲一透！孩子半声

不哼，立刻垂首昏死过去！

“赵某人这手拍穴功夫够漂亮吧！这小废物如今风也吹得死！纵是神仙也难发觉！”

随手将孩子跨坐鞍头，用条布带，将父子合绑一处，牵马来至谷口二十丈外，不敢贸然再进！

玉面飞狐向着尸体，讽刺说道：“姓季的！赵某对你父子二人交情到家，你那独生废物，如想活命，除非是——老天开眼！死后还魂！”

顺手一掌拍在马股之上，老马负痛难当，“唏聿聿！”连声哀嘶，直向幽灵谷如箭射去！立见它四蹄踏空，飞坠而入这充满死亡的绝谷。

就在这马嘶未竭的当中——

晴空中一记无云而生的“艳阳雷”平空爆炸，震耳欲聋！

耀眼的苍穹突地撕开一道裂口，万道金光凌空泻下，直照下坠的小孩背上！

玉面飞狐与毒蜂玉女被这“天开眼”的绝世奇观，骇得心惊肉颤，面无人色，慌忙爬上马车亡命逃去！

奇迹出现了！

正如玉面飞狐所诅咒——

“老天开了眼！”

“临死又还魂！”

“垂怜不幸人！”

“绝地生奇迹！”

残废小孩与其父尸体，如一团铅块，飞坠怪石如刀的谷底！而此时黑色毒雾业已如絮铺满，中人即化脓血而亡。

只听砰的一响，其父尸体首先撞着乱石，震得毒雾四散排开，一时脑浆迸射，污血乱飞，令人惨不忍睹！

这猛裂震动，将所绑布带，裂成数段，死者那奇大的肚皮更如弹簧一般，将孩子弹起六七尺高，抛在尸旁大石之上。

此石大逾桌面，光滑如镜，中心另有一块圆形小石。

残废小孩被抛得四肢平伸仰面落下，那圆形小石不差分毫在他“灵台穴”上一顶，恰好解了他的穴道！

过了许久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阵阵钟声，声音雄浑，悦耳无比，使人如闻梵音禅偈，心畅神安，顿忘一切苦痛。

那钟声——

当！嗡……嗡……嗡……

当！嗡……嗡……嗡……

当！嗡……嗡……嗡……

敲到了第七声！

石上昏迷小孩，猛地全身一振，张目醒来！

他仰望长空，星稀月朗，已是初更时分，于是翻身爬起四下打量，可怜他视力模糊，连石旁其父的一堆枯骨都未看见。

最后居然被他发觉了一样流动之物——毒雾。

原来毒雾已开始流回地心，钟声一响，毒雾立即退落

数寸，在月光下看来，犹如游走活物一般。

孩子在求生欲支配之下，竟然随着退落毒雾爬行，而“白骨残兵阵”已为钟声所制失去威力，居然让他爬过，来到“判官岩”后一处神秘洞口！

他昏黑中爬了数十丈深，突感眼前光明大放！

遥见广大的石窟中，面壁般坐一位高大无比的披发年老怪人！孩子绝地逢生，不禁心中大喜，连忙奔至怪老人身后。但怪老人生似不知小孩现身，竟然兀自僵坐丝毫不加理会！

可奇的是这怪老人周身衣袍鼓胀，袍上更笼罩着一层白雾，而头顶白光更冒出数寸之高，显见功力之强，不可言喻！

但每次钟声一响，白光白雾立即缩回许多，这种出奇的现象，把孩子惊得一头雾水，不知是何道理！

钟声仍是极有规律的敲着——

已到了第三十五响！

怪老人身上白气全消，衣袍贴住肌肉！

随着身体缩小，缩得仅比常人略高！

再则背心现出点点汗迹！然后全身尽湿！

最后乃至汗如大雨淋漓！连一头乱发都在滴水！

这神妙的钟声，对此石窟怪人竟是一种残酷无比的刑法！他正以全副无上内力拼受煎熬！

孩子纯洁的心灵中大为同情，暗想道：“他太可怜了！”不但忘了全身痛苦，居然掀起破旧衣揩抹暴雨般的汗水！

不到一会功夫！孩子半幅衣袍完全湿透，干脆脱了下来，不住的揩擦，湿透了拧干！拧干了再擦！

此时当当的钟声已到四十二响！

怪老人的痛苦也达最高潮！

只见他垂头耸肩，全身骨节格格爆响，其体内所受煎熬，自是不问可知！

孩子回忆以前服下继母药粉之后，其痛苦之状，亦是如此情形，同病相怜，急得狂叫起来。

“老公公……你不要难过……咳咳……”

连忙抖开衣袍当作扇子，不停地替他扇风，两只大眼热泪盈眶，虽然瘦小身躯摇摇欲倒，却更为用力猛扇，以解怪老人无边的痛苦。

这怪老人非别！便是江湖人闻名丧胆的“天龙怪僧”！

他此时全神练功不能开口，但心中对身旁小孩的感激，已是不能言语形容！他心中默数钟声——

“当！当！当！当……！”

已是七七四十九响之数！

心头一声轻叹：“好了！总算敲完了！”

钟声既停，天龙怪僧功力陡长，立时浑身蒸气如潮涌起，倾刻间全身干燥，一切如常，于是用手拨开覆面长发，转来看这善良可爱的小孩。

哪知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纵是天龙怪僧饱历沧桑，也被这小孩的畸形惨状，惊得倒抽一口凉气。

而天龙怪僧脸上，竟是满布“青”“红”“紫”“黑”的

恶斑，比之鬼怪，还要可怕三分，原已虚弱的小孩，更吓得白眼上翻，昏倒在地！

天龙怪僧一见小孩吓昏，立刻出掌贴在他的“命门穴”上，掌心内力徐吐，为其运功治疗，益发使他心中骇然！

他发觉此子身中奇毒，已是筋缩骨枯，若非先天资质奇佳，早应死去，但如要使他回复正常，已非人力所能之事！

盞茶时候，孩子张眼醒转，觉得全身暖流贯体而行，格外舒畅，凝望天龙怪僧一副恶脸，细声问道：“你是人是鬼？”

天龙怪僧收回右掌，柔声答道：“我是一个难看的人，你不用怕！好孩子，你叫何名字？”

“我叫季……季……”

“想不起来，以后再说好了！”

“季……季孝慈！”孩子竟然忘了自己名字，颇感不好意思，连忙解释道：“我妈讨厌这个名字，从来不叫，只叫我‘小废物’。”说时露出满面怨毒之色！

“‘孝慈’乃是孝顺母亲之意，她为何讨厌？”

“对不起！我说的是继母！”

“你的生母她——？”

“据继母讲，她在我两岁时死了！”

“你父亲是谁？如今何在？”

“三分剑季镇南，他如今……死了！”提及亡父，孩子顿时泪如暴雨，转身便向洞外狂奔。